

徐悲鴻入室弟子

大漠三峽畫家岑學恭

●汪清澄 (彩色圖照刊第四頁)

三峽畫派享譽藝林

在中國北方，大漠邊陲，一戶三餐不繼的滿族人家子弟，求學心切，愛好繪畫，正走投無路時，向好心人借到一筆學費，離鄉背井遠赴南京，進入蒙藏學校，於立志學畫萌芽階段，有緣幸運地拜見了國畫大師徐悲鴻、張書旂。

畢業後回鄉工作，未料突遇國難，盧溝橋抗日戰爭爆發，千里迢迢逃命到了四川，在重慶又與徐、張兩位大師重逢，並考入當時校譽最隆的國立中央大學，成為大師入室弟子。完成學業，頭角崢嶸，創立三峽畫派，馳譽全國，走向世界，成為享譽藝林的大畫家。

這位出身貧苦，奮鬥成功的青年，

就是今已八十八歲高齡的岑學恭。由於人皆推崇他描繪三峽風光的獨特成就，美稱「岑三峽」而不名。

岑學恭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六日，出生於綏遠新城（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）一個滿族平民家中。祖父充任驍騎校，做驛使，往來於烏里雅蘇台與烏梁海一帶。父親粗識文字，充任地方小職員。家庭貧困，瀕於破產。

七歲才開始讀私塾，曾讀過《三字經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幼學瓊林》、《四書》等。因經濟困難，中途輟學。十二歲進入官辦「中山學院附屬小學」。十五歲初中畢業。

大開眼界思緒如潮

在上學期間，父親在外縣縣衙內當小職員，收入微薄，又距家較遠，途中土匪猖獗，生活費常帶不回家，家裏經常餓飯，他常常餓著肚子去上學。他認為貧困，最能磨礪一個人的意志，從少年時代至今，他始終相信人生無絕路，前途有薄霧。勇往須直前，不必再回顧。

初中畢業因家貧，無力繼續升學，又感青年時期不可荒廢。忽然間得知南京蒙藏學校，來綏遠招生，這是一所培養師資的中等專業學校，他興奮異常，立即準備功課報名應考。雖然金榜題名，但須交入學保證金大洋（銀元）三十塊，這筆錢在校期間如無過失，畢業後如數退還。

岑學恭接到入學通知書，悲喜交加，因為這筆保證金，家中根本負擔不起。天無絕人之路，全家挖空心思辦法，最後他的母親想到，一年前自家破院落賣給了一位山西人王先生，便去找王太太求情。出人意料的王太太欣然允諾，並且還說：「孩子讀書重要，錢算不了事。不就三十塊錢嘛！不要還了。」

一九三四年十七歲，他離鄉背井，由黃沙塞北，到了綠野江南的南京，這六朝古都，吸引他的不僅是繁華，還有歷史文化厚重的積淀，令他大開眼界，思緒如潮。從此開始了他人生奮鬥的創業生涯。

登堂入室拜見大師

蒙藏學校在南京城北和平門外曉莊，他接受滾滾長江激流湧進的奮鬥與啟迪，滿懷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的緊迫感，投入高中師範的學習，接受各科老師的培育，奠定了普通學科的基礎。文學方面他最傾慕桐城派張老師的朗誦，但是他更嚮往的則是另一門中國畫。

在三更燈火五更雞，早起晚睡，奮

發努力苦讀的同時，他開始練習繪畫，藉以解除苦悶，也希望將來向這方面發展，對於畫藝有所成就。

鼎鼎大名的國畫大師徐悲鴻、著名花鳥畫大師張書旂，這時都在南京國立中央大學任教，他們的繪畫藝術蜚聲中外，岑學恭非常希望能見到他們，並得到指點。

恰好擔任勞作課的老師姓徐，江蘇宜興人，是徐悲鴻的近親，知道他喜歡繪畫，願意帶領他和同學們，去拜訪徐悲鴻。

在一個晴朗的秋天，勞作老師帶著他們幾個酷愛繪畫的青年，來到傅厚崗徐悲鴻的寓所，通過院落，一直往畫室大廳裏走去。一進門便看見徐悲鴻大師，並招呼他們這些遠從祖國邊疆來求學的青年，待大家坐定後，從一個箱子裏取出一些明信片，每人送兩張。一張是法國畫家普律洞的油畫，另一張是俄國攝影家的雪景照片。

萌芽階段機遇難得

徐悲鴻的畫室很大，屋頂是玻璃，

特別明亮。桌上鋪著畫紙，還沒有動筆。這一群邊疆學生來了後，他就拿起畫筆示範作畫，學生圍著畫桌看他揮毫。畫完一張後，徐大師鼓勵他們要努力學習，磨鍊技巧，領悟神韻，才能有所成就。這次會見，話語不多，卻語重心長，深深地激勵著這班年輕人的雄心壯志。

岑學恭回憶，這次能拜見徐悲鴻大師，應感謝教書育人，勞作老師的引見。在立志學畫的萌芽階段，是一次難得的機遇，也是他的中國畫藝術生涯的一個預兆極佳的開端。

很幸運地在同一時期，他又認識了「白粉主義」花鳥大師張書旂。「白粉主義」是張大師繪畫的特色，他在花鳥畫上多用白粉，尤其是畫鴿子、孔雀等，都用筆摻以白粉，用來彰顯翎毛的結構和光澤。

張書旂住在曉莊巴斗山腳下，是建在松林深處的一座避暑山莊。岑學恭在蒙藏學校附小教學實習，認識了他的女兒張寶蓮，央求她帶他去拜訪張大師，寶蓮欣然允諾。從此經常去打擾張大師

，每次去都是師母開門，張大師熱情而禮遇地接待他。除了借用畫照、畫冊臨摹外，還不時得到寶蓮贈送大師繪畫作品的印刷物，使他在學畫過程中，獲得了豐厚的收益。

增加技法領悟深度

岑學恭除了閉門狠下功夫外，也參加不少藝術活動。安排蒙藏學校課外活動的張篷舟老師，是位善於從事藝術活動的教育家，也是研究唐代詩人薛濤的專家。他領導的「青白畫會」、「力行棋會」、「國民劇社」、「大同樂會」等，均組織健全、經費充足，活動有序，學恭當時是「青白畫會」的主要成員。

南京的文風很盛，當時有許多畫展，最突出的是嶺南派。領頭人是高劍父、高奇峰、陳樹人等。經常參與畫展的有吳公虎、黃哀鴻、容大塊、黎葛民、胡藻斌、方人定等。嶺南派是國畫創新的一盞明燈，在中國畫壇上，迄今占有不可磨滅的地位。抗日戰爭時期，岑學恭在重慶和陳樹人、趙少昂多有過從。參觀畫展擴大了他的藝術視野和學

習領域，增加繪畫的技法，領悟繪畫的深度，使他結識了很多畫家，提高對繪畫的鑒賞能力。青年時期吸收力強，心領神會，觀摩借鑒，進步很快。

岑學恭認為來到南京，是他人生歷程上一次大轉折，千載難逢的學習機會。三年時光，不覺到來，一九三七年畢業還鄉，正準備服務社會，創造未來。不料風雲突變，抗日戰爭爆發，華北淪陷，日本鬼子慘無人道，不能久留，在家住了七天後，忍泣吞聲告別父母，往大後方逃命，幾天步行到了寧夏，再經甘肅而青海，千辛萬苦，長途跋涉，於一九三九年五月五日到達剛遭受日機大轟炸後的四川重慶，投奔由南京遷來的蒙藏學校。

千里跋涉考上中大

跋涉逢艱苦，求知不畏難。
人生無坦途，只要肯登攀。
路程雖遙遠，山外有青山。
還有那「男兒立志出鄉關，學不成名誓不還」等古人詩句，激勵著他。岑學恭邀約了蒙藏學校「青白畫會」的同

學郭世清、王惠英準備投考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，一同前往沙坪壩松林坡拜見藝術系教授張書旂、陳之佛、呂斯百等。老師見他們風塵僕僕，求學心切，千里跋涉，來到重慶趕考，慰勉有嘉。

通過入學考試，三人都被錄取了，開學前張書旂老師照顧他們的生活，並常到張老師家看老師作畫。

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，中央大學秋季開學，新生要先到距沙坪壩二十華里，嘉陵江對岸的柏溪分校上課。在分校學習兩年，生活頗不平靜，因為日本飛機常來空襲，大家要進入防空洞暫避。正上課時，警報響了，黃君璧師即率全班學生躲在野外山岩下面，利用警報間隙進行講課、寫生，不讓光陰白白溜走。

兩年時光，轉瞬即逝，轉往沙坪壩松林坡校本部學習，藝術界名師陳之佛、傅抱石、黃君璧、謝稚柳、喬大壯等都在那裏，徐悲鴻當時在南洋。

當時藝術科學制為三年，同學們感到學習時間太短，聯名向教育部請求改為五年，經教育部批准，大家歡欣鼓舞

，興奮莫名。

欠了船費用畫抵債

一九四二年六月廿九日，徐悲鴻由南洋回國，藝術系全體師生舉行歡迎大會，由班長岑學恭主持。會場氣氛熱烈隆重，洋溢著師生間教學相長的深厚情誼。接著「國立中央大學嘉陵美術會」成立，岑學恭被推為會長。

徐悲鴻出國時，藝術系主任由呂斯百代理，暑假回國後，成立「中國美術學院」，由悲鴻師擔任院長。美術學院地址，在沙坪壩嘉陵江對岸磐溪，租用當地大戶石雲亭房屋，悲鴻大師也住在那裏，每星期過江三次，到松林坡藝術系上課。

由於過江頻繁，乘渡船都臨時付費，船費雖不高，但徐大師經常忘記帶錢。過江時他習慣在山坡上一家茶館休息待渡，因此常向茶館老板借錢付船費。船費欠多了，徐大師便作畫抵債。於是這家小茶館的窗戶上、牆壁上懸掛的都是徐大師的作品。當時並不稀奇，認為名貴，但現在想來，頗覺有趣，如果那

些畫還存在，應是一筆可觀的財富，而茶館老板也是懂得欣賞藝術的雅士。

徐悲鴻講課風雅動人，愛給同學們講些繪畫掌故和笑話，故課堂氣氛活躍，易於啟發思想靈感。有一次他在課堂上宣布，聘了一位篆刻專家來給大家上課，他介紹：「這位金石專家，是世界第一高人。」

大家以為是長得很高的人，幾天後他陪同一位身材矮小，額頭凸出，穿著中式長袍，神情和藹的老人，來到教室介紹說：「這位就是著名的金石專家喬大壯先生。」這時大家才明白，徐大師所謂的「高人」，是指品德和學問高尚的人。

誨人不倦傾囊相授

悲鴻大師為教育學生，總是循循善誘，誨人不倦，傾囊相授，他不僅講繪畫藝術，還講解文學、歷史等知識。學生一到他家，便翻箱倒櫃，把自己收藏的書畫，拿出來給大家觀摩欣賞。只要有時間和他在一起，學生們必定會得到很多寶貴的知識。

徐大師作畫很勤奮，經常告誡學生「一筆不離手，曲不離口。」課後便在辦公室作畫，岑學恭便在旁邊觀摩，拉紙換筆。有時臨近中午，同學們都去飯廳吃飯了，他仍揮筆不輟。

記得有一次畫泰戈爾像，用印度皮紙，周邊不整齊，右上角稍有缺陷，他細緻地補紙添色，使得完美。畫馬極講究用筆，在胸部、馬蹄等處線條上，要補一點浸出來的墨痕，使大線條邊有絨毛感。大師補墨時，特別強調這一點，且不憚其煩地講給學生聽。學恭雖不畫馬，卻從徐大師作畫的方式上，受益匪淺，終生難忘。

為了展示自己的成就，並得到圈內人士的批評指正，岑學恭和班友，在求學階段，在成都和內江就舉辦過畫展。一九四四年他創作的《幽林古剎》，入選第四屆全國美術展覽，並獲教育部的獎勵。《還我河山》和工筆畫《水仙》，分別入選教育部全國美展與勞軍展。

一往情深心有所感

一九四五畢業那一年，他的作品入

選參加了英國倫敦和印度加爾各答舉辦的中國畫展。

抗戰勝利後一九四六和一九四七年他又在成都舉辦兩次個人畫展，引起藝術界的注意，都很成功。

一九四八年陳之佛介紹他到杭州國立藝專任教，經常與林風眠、潘天壽、諸樂三、吳弗之、龐薰琴、莊子曼、吳家麟、鄭午昌諸名家往還，課外又常拜訪黃賓虹老教授，聽他擺談書畫界名流軼事，或講授中國畫技法，受益匪淺。他遊遍西湖，搜盡奇景，創作了不少山水畫稿，認為是此生極大收穫。

到了寒假，時局趨緊，人心動蕩，學校提前停課。乘火車到漢口會女友，逗留一月，兵荒馬亂，她給他留下大洋二十元，一床軍用毛毯，不辭而別。學恭四顧徘徊，看情勢返杭州已不可能，於是轉念搭船西行，經三峽直奔重慶。

從少年時代起，他對三峽就非常嚮往，如今乘船飄泊在萬水千山之間，飽經風霜雨露，風帆入峽又出峽，更增加了他對三峽的一往情深，心有所感，寫下一首感時詩：

黃沙本是孕育地
萍蹤萬里寄蒼茫

而今又飲巴山水
確認渝州是故鄉

生活安定繪畫不輟

回到重慶，受到眾多好友的熱情款待，安居後使用自己的筆墨，對巴山蜀水來一番盡情揮灑。這一段時間，常與書畫收藏家丁萬程、文學家謝無量為伍。又與同班學友梁白雲、蘇葆楨重逢，及時歡聚。在北碚又與我國著名實業家，民生公司創辦人盧作孚相晤，常在街心花園小憩談心。

一九五零年重慶解放後，他進入重慶市文聯美術供應社工作，後又幾度調整，也都與藝術有關。一九五四年北京舉辦全國國畫展覽，他創作的《灌縣都江堰》、《木筏》、《梯田》三幅入選。一九五六年參加「紅軍長征路線寫生團」，並調至重慶美術家協會，任國畫組組長。專業從事國畫創作，且不斷有作品參加全國美展，體現了他個人藝術創作歷程上的銜接，使他深感欣慰。

一九七二年重慶美協改為四川省美協，一九七四年遷往成都，生活安定，繪畫不輟。一九八二年與畫界同仁組織「天府畫廊」，為奔赴長江三峽進行寫生的前奏。

雄險奇幽博大精深

一九九六年五月，長江三峽寫生團首次赴三峽進行寫生活動。岑學恭發表他創立三峽畫派的主張：「這是一個國畫家，以創作反映三峽名勝景點為主的團體，成員都有一定國畫傳統功力，集詩、書、畫為一體，有文化素養的老、中、青三代畫家，特別強調道德人品修養。」

「長江三峽的美在雄、險、奇、幽。無峰不雄，無灘不險，無洞不奇，無壑不幽。無一處不可成詩，無一處不可以入畫。它的奇峰秀谷，吸引著我們的創作熱情，因此產生了一批心繫三峽，投身三峽懷抱的畫家。」

「三峽寫生團是站在民族文化的根基上，以民族文化為先導，向民族文化學習，向山川大地領悟藝術真諦。生活

在現代社會裏，應該隨著時代的脈搏前進。在繪畫上不能因循守舊，要立足於創新，立足於現實，刻苦實踐，努力向三峽進軍，通過畫筆，把三峽推向世界。

「三峽寫生團的創作思想是：以博、大、精、深為努力準則。博是博採眾長；大是大氣磅礴；精是精益求精；深是深厚高雅。我們朝著這個目標，進行學習實踐。」

「三峽寫生團以師為友，師友結合，通力合作，盡情發揮，獲得社會廣大的支持和讚許，我們將繼續奮鬥，把三峽寫生團的藝術創新，推向高潮。」

「以巴蜀為基地，三峽為重點，重慶為龍頭；以傳統功力為基礎，開拓局面，銳意進取，繼往開來，爭取更大的創新變革。」

傳統形式以低求高

到底三峽要怎麼畫，才能表現其風光特色。岑學恭說：「我多採用中國傳統的『中堂』和『條幅』形式，習慣用以低求高的表現方法，把三峽急流壓到

最低位置，而把山岩畫到紙的最頂點，甚至紙外。這樣提高了山勢，更覺雄險要；壓低了水勢，尤感曲折幽深，把三峽的朝雲暮雨，山色晴嵐，表現得豐富、細膩，突出渾厚、磅礴的氣勢。

畫的下端，時隱時現於碧水急流中的點點風帆，更添生動，驚險的情趣。在筆墨色調的處理上，運用重墨、重色以顯示三峽的雄偉氣勢，而引人入勝。能畫到使人嘆為觀止的境地，是他表現三峽的最終希望。他將繼續深入現實生活，努力探索，以求完美地表現今朝三峽的壯麗丰姿。

岑學恭畫筆不停，藝海探珠逾一甲子，獨樹一幟寫三峽，在海內外畫展得獎無數，主要的有一九八八年漢城奧運會美展，三峽圖獲得金牌獎。一九九三年入載英國劍橋大學國際名人錄。一九九五年《中國當代藝術界名人錄》辭書出版，獲榮譽獎。日本京都村上美術館特別榮譽獎。台灣中國美術家協會美展榮譽獎狀等。

岑學恭現為中國一級美術師、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、中華名人協會會員、中國詩書畫研究院院士、北京大學東方書畫家協會常務理事，人民日報神州書畫院顧問、中國避暑山莊保護協會會長白書畫研究會顧問、滿族書畫家聯誼會顧問、日本現代美術家聯盟海外永久理事、四川省文史館巴蜀詩書畫研究會會長、四川省政協書畫院副院長、成都市政協書畫院院長。

岑三峽藝精更老成

他的同學馬識途有一首詩贈他：
久聞岑夫子，天下丹青名。
潑墨煙霞裏，揮毫蒼翠間。
萬嶺高而峻，千嶂渺復冥。
天長神女出，峽遠但歌聞。
果是岑三峽，藝精老更成。
蒼松姿意畫，亦復見崢嶸。
鐵甲霜皮被，葉針怒戟橫。
勁松並高峽，俱見其性靈。
急就賦打油，非以媚高明。
學長或能憶，六朝松下情。

註：「六朝松」在南京四牌原中央大學校園裏，已有一千多年歷史，為中央大學精神的象徵。